外公二三事

张志文

初降的瑞雪在脚下发出轻微的脆响，奏响了我回家的号角。

在乡间的路上走着，冷风从衣服缝里挤进来，搜刮着身上仅有的一星热量。我满怀期待地朝家望去，果不其然，在一个窄窄的巷口边，一个黑灰色的身影哆嗦着倚在墙角，像是在等着谁。

谁这么冷的天不呆在屋子里？整个村子就只有外公了。

我们走进小巷，外公拍拍我们的后背，迎着风走在前头。他的衣服好像一层薄布——也不知把我们给他买的皮大衣塞到哪个角落去了。我们怕他冷，让他站到父亲身后去，他不肯。再劝，他就又像摆架子又像耍脾气地那么一跺脚，好像要叫我们知道，他是个老黄忠，身子骨硬着呢！外公就是这么个人，勤俭、要强，谁都拿他没办法。

在老家，只有一间屋子最暖和——厨房。外公外婆家到现在还在用老方法劈柴生火，外公一声不吭，像个木头人似的坐在屋檐下，手倒不闲着，把秸秆枯枝劈了一根又一根。灶内，熊熊火焰欢快地燃烧着，火苗舔着锅底，温暖的火光映红了墙壁。外公转过身来使弄火钳，不断夹着枯柴送进去，弄出一阵噼里啪啦的脆响。他一定要我坐到灶前去暖和暖和，陪着我拉家常。菜烧好，已近晚饭时间，外公的脸在火光的映照下，透出不可描述的苍老，那双最使我不能忘却的只属于庄稼人的粗糙黝黑的大手，仍如从前那样温柔地搭在我的肩上。他是能干的，也是慈爱的。

终要有作别的时候。我们出了门，他的唠叨也尾随着跟出来。“54320”，多简单的、多好记的一串数字密码，他却要反复地教我们记：把一到五倒着数，去掉一，换成零，这么记……直到我们上了车，关了车门，他的话音才被切断，于是他心有不甘却万般无奈地止住了话头，在车窗外一个劲儿地摇手，就好像我们看不见似的。

车开动了，我回头看，他仍傻站在那里，不顾路上的沙尘，像一颗孤零零的树，那银白的头发在阳光下显得十分耀眼，使我的眼中流出泪来。